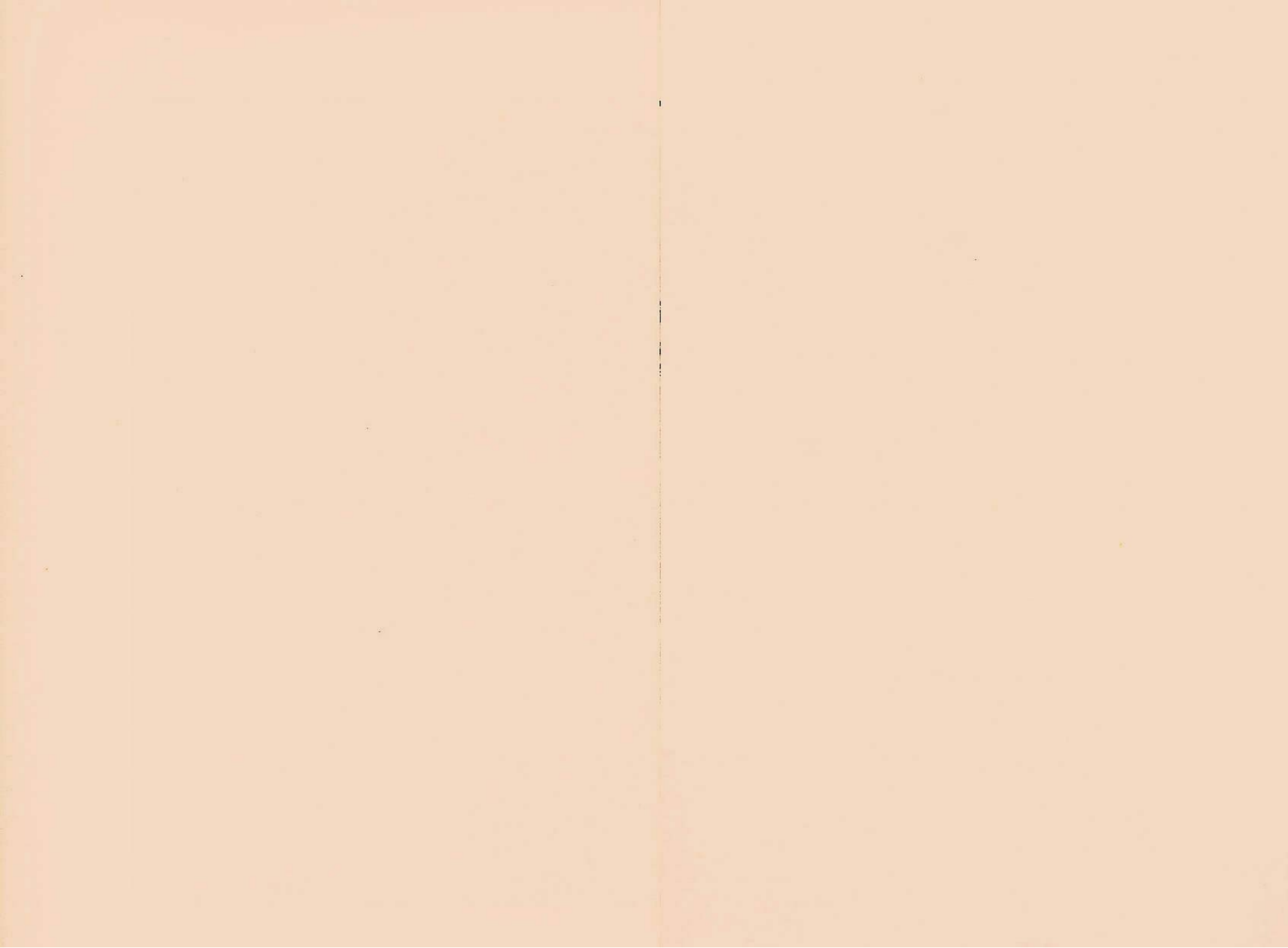


國朝諸臣奏議

三



諸臣奏議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五

君道明

帝學上

上 神宗論人主有高世之資求治之意在成之以

學

孫覺

臣聞人主患無高世之資有有其資而無求治之意有有其意而無好學之實三者之備而治效不成者未之有也然此三者常若不可以兼備何也聰明睿智博達而疏通者高世之資也然或矜其才以天下之萬事為不足為若此者必無成蚤朝晏罷選用羣臣孜孜而不懈者求治之意也然或蔽於一曲而不見聖人之全因陋就寡而不本先王之意若此

四

五

六

七

者雖安易危雖強易弱可以偷安於一時而不可傳之後世人主欲無此患其惟學乎夫學非篤好而審問謹思而力行則不足以攬道德之粹精極性命之微妙人主之學苟不深造於道德性命之際則無以應萬務之變知羣下之情以堯舜之聖而稱之曰若稽古夫古者人主之所當若又當稽也以孔子之聖而孟子稱之曰學不厭誨不倦夫已誨人矣然猶不忘於學學可以已耶 陛下以高世之資求治甚力好學而不倦可謂不世出之主矣然臣獨以為未者竊觀朝廷之政未盡得先王之意而先後之序未盡合聖人之道也臣非以謂朝廷無賢臣左右無端士顧恐 陛下於學問之道未能極高明而道中庸政事之間未能先本務而後末業也



陛下幸聽臣言以聽政之暇特召兩府大臣或從官之中素所親倚者虚心克己問以上躬之所不逮時政之所過差使之具以條對必有能言之者矣 陛下增益其所未至勉強其所不能救其所偏解其所蔽則臣將見 陛下之治度越漢唐而比隆於三代矣 熙寧元年上時爲右正言供諫職

上 神宗論誠明之學

陳襄

臣竊以帝王之德莫大於務學學莫大於根誠明之性而蹈乎中庸之德也生而不動之謂誠知而有爲之謂明正而不邪之謂中故誠者立善之本也明者致道之用也中庸者常德之守也三者立天下之能事畢矣聖人者先得乎誠者也因誠而後明必資乎學全靜以居之神固以行之酬酢萬物

而無失於曲當此之謂誠則明矣賢人者思誠也因明而後誠也者必擇乎善所謂善者可欲之謂也性也正而公者也所謂惡者有所不可爲之謂也情也邪而私者也存而居謂正而公者而去其所謂邪而私者此之謂擇善矣精一以守之中正以養之持循戒懼於不聞不覩之際此之謂謹獨而固執之矣以而不息則形形而不息則明明而不息則動動而不息則化化而不已則仰高明博厚而配乎天地此之謂明則誠矣子思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言其誠之篤也誠之者篤則其爲之者至是以其政不肅而行之教不言而諭其事不勞而成舉而措之天下之民無不從服而不知爲之者故曰只爲天下國家有是經所以行之

者一此之謂也是之謂誠明之學伏望 留神省覽
年四月上時知明州被召除修起居注

上 神宗論君道之大在稽古正學 程 顥

臣伏謂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
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
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完盡則
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
為必當從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不為後世駁雜之政所惑
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信道極於篤自知極於明任賢
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
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

聖日 聖業 三

從容間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
其德業伏願 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
便座講論道義以輔養 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
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
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然日入偷薄末俗諂諛無復廉耻
蓋亦朝廷尊德樂道之風未享而篤誠忠厚之教尚鬱也惟
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心誠意體範剛健而力行
之則天下幸甚 熙寧二年上時為監察御史裏行

上 哲宗論學本於正心 范 祖禹

臣不侍經席已踰兩月 陛下深居間燕聖學日勤然臣等
無由罄竭愚短輔助萬一昔唐憲宗不對學士兩月

曰為臣等竊祿偷安之計則便矣其如 陛下何今臣之愚
竊欲 陛下以學為急故敢略陳一二惟 陛下留聽臣聞
孔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楊雄曰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
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夫學者所以學
治天下王者之事也故自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皆汲汲於學
仲尼雖聖亦皇皇有所不暇此聖人所以不可及也後世繼
體守文之君生而驕逸不能務學忘其祖宗艱難累世之勤
勞徒見天下無事以為禍亂無從而生或荒耽于酒或盤于
遊畋或窮奢極侈或輕用民力諂諛日親忠正日疎人心離
貳遂亡其國其所行之迹後世視以為戒自古以來治日常
少亂日常多推原其本由人君不學故也天下治亂皆繫於

三

百集

四

十

入君之心君心正則朝廷萬事無不正故天地順而嘉應降
陰陽和而風雨時古者三公太師太傅太保論道經邦變理
陰陽無他術焉唯正君心而已保保其身體傳傳其德義師
道之教訓皆所以正君心也如欲心正未有不由稽古好學
而能致也臣竊考之前世孫之當今恭惟本朝 累聖相承
百有餘年四方無虞中外底寧動植之類蒙被涵養德澤深
厚遠過前世皆由以道德仁義文治天下人主無不好學故
也 太祖皇帝以神武定四方知業垂統日不暇給然而晚
年尤好讀書嘗曰宰相須用讀書人 陛下試思 太祖此
言何如 朕用讀書人則自餘執政侍從之臣臺讀之職必皆
又 然後可用外至州縣亦必由進士出身乃可矣以

親民刑獄之任是朝廷之士皆不可以無學也然則天子豈
可以獨不知學乎 太宗嘗謂近臣曰人君當澹然無欲
見於外則姦佞無自而入朕年老無他欲但喜讀書月餘
今成敗耳 真宗之時益脩 太宗之業 仁宗在位四十
二年問學未嘗少廢今邇英講讀乃 仁祖之成規也
英宗 神宗皆遵守 仁宗之法稽古好學 陛下所知不
幸 先帝早棄四海累聖已成之業任大守重傳付 陛下
嗣位于今四年幸賴 太皇太后以至仁盛德毋臨天下
陛下垂拱無爲海內晏然當今之務莫如學問之爲急也
陛下今日學與不學繫天下他日之治亂臣不敢不盡言之
陛下如好學則天下之君子皆欣慕願立於朝以真道奉

陛下輔助德業而致太平矣 陛下如不好學則天下之小
人皆動其心欲立於朝以邪諂事 陛下竊取富貴而專權
利矣君子專於爲義小人專於爲利君子之得位欲行其所
學也小人之得位將濟其所欲也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
君子與小人皆在 陛下心之所召也凡人進學莫不在於
年少之時 陛下聖質日長龍德進升數年之後雖欲勤於
學聞恐不得如今日之專也臣竊爲 陛下惜此日月願以
爲念則天下幸甚論語記聖人言行之要脩身治國之道
無不在焉尚書言帝王政事人君之軌範也論語雖已講
陛下更加詳熟尚書未講者亦望 陛下先熟其文一
等以次講解及之則 陛下聖意已先有得矣臣不勝拳拳

之德 元祐三年八月上時為著作郎兼侍讀

上 哲宗論進學之時不可失

梁 肅

臣聞自天又至於庶人皆以脩身為本本亂而未治者未之有也故曰身脩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古之聖人亦有不以脩身而為本者也書之稱堯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雍克明俊德者自明其德脩身之謂也九族既睦者家齊之謂也百姓昭明者國治之謂也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者天下和平之謂也其始則正心誠意而不出方寸之間其終則德業滂洋而徧滿天下是聖人之道所持者約而所致者廣也有天下者能知盡心致力於此而後可以奉天享國矣

四本生

五美

六

居何

夫明德者孰先而能焉必曰學而已矣禮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謂人君有清明之德必由學以發之然後能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以此知雖天子之尊而能成聖者其必由學乎說命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蓋事不稽古從政則迷是君人者不可以無學也又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蓋學之在身非一日而致由積善以成之是學之時不可以失也恭惟 皇帝陛下受天明命早有萬國日就月將學以成聖此其時也願擇吉日詔開經筵優接勸講進讀之臣使從容及後治亂之事實先王之蓋辨歷代之蹟無惜聖問再三請考使聖心曉然無疑新一日可底大成願加聖意無忽臣又願 陛下萬機之

留思經筵講讀羣臣所論之事以考政事之從違得失以禪皇帝陛下之聰明屏遠聲色遠次不忘古訓博厚高明與天地並德臣不勝拳拳懇切之至元祐五年上時為御史中丞

上 宣仁皇后論 皇帝進學之時 深 養

臣恭惟陛下以大公至正之心保護皇帝周密嚴謹委曲纖悉起居寢食之間無不留神而注意如天地久於其道無一日之或怠也誠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天下矣陛下鍾愛皇帝如此其至然而特為其愛之小者非所謂大愛也所謂大愛者在成其聖德爾成聖德者其必由學也抑惟陛下之聰明非不知其大愛之以成德而獨以為皇帝冲眇而未暇學乎今皇帝聖年十五齒亦已長矣自古

聖年十五齒亦已長矣自古

人君遠則十五而冠冠者謂有成人之道在庶人則為童子在天子則為成人何也謂王教之本不可以童子之道理焉故必負善而進之以成人是以古之學者十五入大學謂七八之數陰陽備而志明可以學矣志已明則當識其至善而遠其所不善故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皇帝清明在躬天稟英異以聖人志學之時稽焉則不可以不學也以天子成人之道望焉則不可以多暇也伏願陛下當天春布德之元王正授政之始正勵皇帝早開經筵召見儒臣談經讀史從容賜對熟復古今宮中遴選茂俊之人以誘掖講說審擇謹厚之人以輔悅興寢服勸道義為聰明睿知之德疎遠紛華為康寧壽考之資習之既久乃知自然至右

蓋正心誠意則海內聖神之望不遠矣。蓋自即之憂保
成靜治為太平之真主焉。然則陛下此言退託深宮還辟
自憂保護之慈有始有卒。我大宋萬世無疆之休而功
德於此。此言天誥清衷素以屬念者。臣敢妄論以發之。亦惟
陛下聖行而無疑。非獨臣之願。乃天下之願。非獨臣之幸。乃
天下之幸。臣不勝惓惓。元祐五年上時為御史中丞

上 哲宗論人王盡道在脩身精身法正學

彭汝礪

臣聞之孟子曰。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堯舜之治。至矣。上達日月星辰。旁施草木蟲魚幽格。冠帶外薄四海。遠及二萬世。其原則脩身而已。書曰。克明俊

五卷

八

七

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
於變時雍。其本末施設次序。可謂彰明較著。而自漢迄唐。下
聖言字有為者眾。而終不能窺其髣髴。非聖人所為。終不可
及。蓋後世為之不至而已。以區區千里之齊。其君蓋不遇中
人。孟子之為臣。非其道不陳於前。故其言曰。不以舜之所以
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
者也。孟子欺乎哉。脩身無他。在乎學而已。六學之道。始於誠
意正心。終於治天下。蓋古人以天下為不可勝治。故所治者
一國而已。以一國為不可勝治。故所治者一家而已。以一家
為不可勝治。故所治者一身而已。又以一身為不可勝治。故
所治者一心而已。心正故身正。身正故無所不正。此其守其

約而其施甚博其源甚近而其流甚遠其功甚難而其理甚
易然心至微者也至危者也古人譬之槃水焉正錯勿動湛
濁動乎下清明亂乎上則不足以見須眉而察理矣微風過之湛
矣至虛而能受至神而其察苟有蔽之則有不能別黑白矣
蔽欺之言入則是非有不得其正私比之言入則喜怒哀不
得其正功利之言入則取與有不得其正便佞之言入則好
惡有不得其正此學之大戒也恭惟 陛下聖學所得固自
拔於世俗之表惟加之意而已數求碩德以侑勸講容納正
言以聞過闡思之至于謹辨之至于明問之至于博積之以
漸要之以久持之以不弛行之至于不已其本正矣事至而

四

五

九

不惑物來而能名回環而觀惟 陛下所欲為而已二帝三王
之盛蓋可跂而至也詩云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性人所
有也蓋有不能充而成之者又曰學有緝熙于光明光明性
所有也緝之熙之在學而已書曰學于古訓乃有獲蓋學莫
如師古又曰念終始典于學三言學之不可一日已也臣愚亡
識惟 陛下幸察法礪元祐中之此疏而年月未詳

上 哲宗皇帝堯舜養生禔身之道

百禄

臣伏以 陛下留心大學之道日就月將淵源精微積善成
聖以至於高明光大無所不通此乃 宗廟社稷之休大烈
元元之福而 太皇太后豐功盛德也 臣千載之遇當與

方生靈同茲慶幸然臣區區管窺猶願有所獻焉者誠以爲
聖主之學詩書禮樂之大道德仁義之實與夫 一祖五宗
之典法謨訓英謀睿烈既日陳於前而飮聞於上然猶有不
可一日而離者蓋又有黃帝堯舜之道存焉人主欲尊其慕
尚必行三聖人之道儻未知師三聖人之所以養生視身以
求保天下生民之福以長固國家無窮之休則何以致行三
聖人之遺心餘迹也哉凡三聖人所以養生視身之要布在
方冊詩書周易傳記百家燦然備載皆可參考臣願詔經筵
講讀官討論採掇自古黃帝堯舜以來帝王養生視身可法
之言可行之事於雙日所進故實內時以一二上資聖覽或
意義有所未顯亦宜雍容敷繹以聞願 陛下觀其所以致
福壽康寧之術取法而行之覽其反此而致不善者規警而
戒之孔子曰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易頤之象曰君子
以謹言語節飲食言語猶節而況其餘乎臣竊思匹夫之慮
不足爲 陛下至計方出守外郡遠去闕庭臣子之心不勝
悃悃伏惟 留神省察 元祐八年上時出知河中府

上 徽宗論帝王爲學之本 鄒浩

臣竊觀自昔才智之君固有務學以爲先者然而學非其本
失所以學終不足以成帝王之高致記曰欲明明德於天下
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
以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
致其知致知格物此學之本也又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

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脩身脩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此所學之效也揚子曰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於學而不敢怠爲比皆萬世所仰以爲帝王之師者也尚汲汲於學而不敢怠爲人君者其可以忽此乎恭惟陛下天資聖神羣臣莫及方且延納名儒入侍講讀招來讜論用廣聰明固已卓然知所務矣所以爲學之本更望深賜察焉雖處宮闈之間常若對乎天地則知人安民自如帝堯能察邇言自如帝舜身爲法度自如大禹不瀟聲色自如成湯卑服即康功田功自如文王垂拱而天下治自如武王其事豈不至約而其功豈不博乎陛下不以臣愚而察其言不勝幸甚

元符三年上時爲右正言

上 徽宗論治天下在好學廣問 上官均

臣聞之主之治天下一日萬幾不可勝察也而明君操術蓋有至要可以不勞而治蓋好學則知天人之道通古今之變好問則察羣臣之情達天下之政通古今而達事情物理豈有不燭注措豈有不善哉說命曰念終始典于學揚雄曰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此言人主之不可不好學也仲尼稱舜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孟軻稱舜曰大舜善與人同樂取諸人以為善仲虺之告湯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此言人主之不可不廣問也然而人主之學與乎人臣之學何則人臣之學或以文詞爲工或以博記爲能以文詞爲工則有不適所之意以博記爲能則有不燭理之蔽非所謂善學也人主

之學在乎簡而知而達而適用知要在乎明道明道在乎味
五經之微言適用在乎遠觀前古治亂盛衰之迹而近稽
祖宗聖明相繼治天下之意因已然之迹而考其理亂因理
亂而鑒其所以得失可謂知要而適用矣此人主之好學所
以為先務也天下之政有利有害百官之衆有邪有正非廣
問而參稽之則利害未易見邪正未易明利害未盡見則事
或過舉邪正未盡明則姦佞之徒或乘間而害正此人主之
好問所以為政要也臣竊觀陛下寬仁而有斷中正而不
偏清淨而寡欲溫恭而盡下可謂有上聖之資矣臣願

陛下退朝燕閒觀經閱史以明理義之大致達治亂之大體
因進對之區虛心下問以考政事之得失觀群臣之志趣如

四十一

二乘

十一

此則天下之義理臣下之邪正判如白黑之辨矣臯陶之告
舜曰在知人在安民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
懷之燭義理而辨邪正則能官人能安民矣堯舜之治天下
不過於此矣建中靖國元年上時為給事中

上 欽宗論聖學以正心為要

胡安國

臣聞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心者事物之宗正
心者揆事宰物之權也自王迹既熄微旨載于六經時君雖
或誦說得其傳者寡矣陛下心原澄靜聖度虛明蓋天祐
大宋篤生真主使撥亂反正建中興之業也臣竊意
陛下昔在東宮潛德韜晦其於六經所載帝王制世御俗之
大略必有所避而不欲問官屬之司勸講者必有所隱而不

及陳 定位定極曰且蓋已久矣而成效未見其於古訓不
可以不考若夫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於心術者非帝王
之學也伏願 陛下選擇名儒博通經術明於治國平天下
之本者虛懷訪問以深發獨智繼文王克厥宅心之道以馭
四海實天下大幸臣愚智識膚淺等於芻蕘惟 陛下裁察
靖康元年上時為起居郎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五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六

君道門

帝學中 闕經史

上 真宗進經史子集要語

田 錫

臣聞古者帝王盤盂皆銘几杖有誦起居必觀夙夜不忘故湯之盤銘曰德日新日日新太公之金匱云武王欲造起居之誡乃銘於几杖曰安無忘危存無忘亡熟惟二者後必無凶墨子曰堯舜禹湯書其事於竹帛篆之盤盂曰君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之近視俯仰有則矧黃帝輿几皆銘焉曰吾居民之上惴惴恐不及武王尸席必訓焉席之銘曰無行可悔戶之銘曰難得而易失聖人修德罔怠然佩

四 六卷 揚庚

服鑒戒終日不忘故至德大業永保天下也臣又嘗讀唐書見高宗命黃門侍郎趙智講孝經於百福殿因謂之曰大旨朕知之矣即舉此經要切處言之以裨不逮智曰天子有事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微臣敢以此言上獻帝大悅又憲宗聽政之暇採漢史三國而來經濟要事撰書十四篇號曰前代君臣事跡書之六扇屏風置於御座之右出入觀省之臣每覽經史子集因取其要語總一十卷輒用進獻可書於屏實之御座出入觀省所冀 聖德日新與堯舜禹湯文武比隆也 咸平三年上時宋白辛錫應賢良方正自知秦州召歸朝

上 哲宗進無逸圖

文 彥博

臣伏觀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後代聖君皆奉為至戒以

治首以克永世臣又觀唐史見宰相崔植對穆宗云明皇初
得姚崇宋璟為宰相二人者夙夜孜孜致君于道璟嘗手寫
尚書無逸一篇以獻明皇置之內殿出入觀省咸記在心每
歎古人至言後代莫及故任賢戒欲心歸冲漠開元之末因
無逸圖朽壞始以山水圖代之自後既無座右箴規又信姦
臣用事天寶之末稍倦於勤王道墮缺今陛下虚心求治
伏望以無逸為元龜穆宗善其對臣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
稽古嚮學思道間日御瀟英延儒臣講讀經史臣近觀瀟英
北壁有 仁祖朝講官王洙所寫無逸圖臣慮禁中或未有
此圖輒收寫錄四軸并一卷上進望於殿內張掛及置於几
案以便聖覽臣愚不勝區區之至

元祐二年上時
平章軍國重事

四

六八

二

王辰

上 哲宗之置無逸孝經圖

范祖禹

臣竊以無逸者周公之至戒孝經者孔子之大訓 陛下嗣
守 祖宗鴻業方以孝治天下二書所宜朝夕觀省以益
聖德昔 仁宗皇帝初建瀟英閣即書無逸於屏間其後歲
久而弊又命侍讀學士王洙書之 仁宗曰朕不欲背聖人
之言乃置之左方又諭侍讀學士丁度取孝經之天子孝治
聖治廣要道四章對為右圖命知制誥蔡襄書之又命學士
承旨王拱辰為二圖序亦令襄書之 仁宗尊崇經訓如此
陛下宜以為法今瀟英閣向書圖序于屏間而無逸孝經二
圖不復張列臣欲乞指揮所司檢尋如舊圖尚在乞置之左
右如已不存即乞特命侍讀學士善書者書之其蔡襄所書圖序

從來置在御座之後昨因修展通英閣方撤去却書于屏間
此圖乃 祖宗舊物臣竊惜之伏乞依舊張掛三圖並列如
仁宗朝故事以彰 陛下欽明稽古仰遵先烈之意

上時為著作
郎兼侍讀

哲宗乞詔儒臣討論唐故事以備聖覽

蘇頌

臣聞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在昔聖帝明王莫不稽考古道
為有國之先務故能享御永世垂無疆之休然往古所行或
文或質施之今日各有所宜臣竊謂 國朝號令風采超邁
百王原其典章文物刑名法制大抵沿襲唐舊其間或有損
益亦不相遠然唐之事迹紛紜無統史官所記言惡咸備善

聖朝上上小

六卷

三

邪

者可以為規獲惡者可以為商鑒往在慶曆之初 仁宗皇
帝因臣僚上言請留意近代典故遂詔儒臣檢討唐朝故事
日進五條曾未期歲省闕殆徧嘗聞德音宣諭以為有助聽
斷臣伏見 陛下祗紹先烈勤勞萬機治理之間多用 仁

宗故事外則邇英講讀經史內則臣僚進獻封事古今得失
之迹忠賢治實之策固已溢黈聰而積淵慮矣而臣愚管見
猶有所陳者誠見 陛下稽古本先之心兢兢不怠故敢僭
越而盡言也臣聞之荀卿曰道不過三代道過三代謂之蕩
言其遠而難信也 本朝去唐正同三代其事近而易考所
宜宸衷之留聽也臣欲望 聖慈特舉慶曆故事詔史官學
士采錄新舊書中列帝王所行之事與夫羣臣獻替之言

日上奏數事清燕之間特賜覽觀所製登燭未光增輝日月

臣不勝惓惓之願

元祐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為吏部尚書兼侍

承事後論其得失大旨同列遂以為

所編修成再進呈四年書成上詔以在英要覽為名

唐故事二件每

上 哲宗進經書要言以備聖覽

范祖禹

臣近於通英閣進講嘗陳尚書要切之語望 陛下因言筆

札書之以置座右臣退而伏思古之人君雖在閒燕之中出

入起居必存儆戒左右前後動有箴規所以正心脩身自強

於德以舜之聖而益戒之曰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樂

禹戒之曰無若丹朱傲湯有盤銘武王於宸席之四端為銘

於几杖為銘於衣帶為銘於履為銘於觴豆為銘於戶牖為

銘舜湯武王其自脩如此而况於後世之君乎今 陛下

承 累聖日勤問學若於翰墨之際不出聖人之經略舉要

言以為明鑒置之左右朝夕觀省與夫舜禹之戒湯武之銘

其揆一也臣職在勸講無補毫分苟有愚見不敢不盡謹節

略尚書論語孝經要切之語訓戒之言得二百一十九事以

備聖札所冀 陛下手書之目視之心存之度可以少助進

德之萬一臣不勝拳拳

元祐三年四月十一日

上 哲宗乞常觀圖史

范祖禹

臣伏見 仁宗皇帝慶曆元年七月出御製觀文覽古圖記

以示輔臣皇祐元年十一月御崇政召近臣二館臺諫官及

宗室觀三朝訓鑒圖臣竊以古之帝王常觀圖史以自戒

仁宗皇帝講學之外為圖鑒古不忘歲歲以養聖心又圖寫

三朝事迹欲子孫知 祖宗之功烈如日 之二圖皆常須
賜臣僚禁中必有本臣願 陛下以求日 既書之暇間覽此
圖可以見前代帝王美惡之迹知 祖 創業之艱難不唯
有所戒勸易於記省亦好學未倦之一端也 元祐五年五月
上時為右諫議大夫

上 哲宗乞進讀陸 蘇軾

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聖 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
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 愧莫知所為竊謂人臣
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 醫方多傳於古人若
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已 竟唐宰相陸贄才本三
佐學為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 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

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
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為能而贄諫之以忠厚
德宗以猜疑為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
兵為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取財為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
治邊馭將之方罪已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
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
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正觀可得而復臣
等每退自西閣即私相告言以 陛下聖明必喜贄議論但
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 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
文為之太息魏相條晁董之對 則孝宣以致中興若 陛下
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贄夫 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

五 亮

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東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
二而推測如贊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
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座
隅如見贊面反復熟讀如與贊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
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志元祐八年五月與范祖禹等
同上時爲禮部尚書兼侍讀學士

上 徽宗乞觀正朔政要陸贄奏議 曾鞏

臣竊觀近世帝王善爲治者莫如唐太宗人臣善言治者莫
如唐陸贄太宗正觀之治論者以謂庶幾成康自漢以下莫
及焉雖聰明英武出自天資然其要乃在於廣延賢智博考
古今容受直言從諫不悞故唐史官掇其大者別爲一書謂

四三 六卷 六

之正觀政要陸贄事唐德宗自爲學士至宰相知無不言言
無不盡蓋其論議反復條暢切於事情周於世用而要其歸
必本於帝王之道必臻於六藝之文雖賈誼董仲舒不能遠
過焉今其言見於世者有奏議數十篇此二書雖一代之文
章實自王之龜鑑卷秩不繁詞理明白臣愚伏願陛下退
朝之暇袖繹經史之餘取二書置之座右留神省覽如御珍
羞必有以開廣聰明上當聖意發言行事以此爲準庶於盛
德有補萬一元符三年上時爲翰林學士兼侍讀

上 徽宗乞讀資治通鑑 陳瓘

臣竊謂人君稽古之學一經一史經則守之而治身史則考
之而應變天下之古今其變無窮故往古可監之迹不可以不

詳知也 仁宗嘗謂輔臣曰朕聽政之暇於舊史無所不觀
思考歷代治亂事迹以為監戒也 英宗命儒臣論次歷代
君臣事迹可以為監戒者既上通志八卷又命置局續脩書
成取旨賜名 神考繼志述事賜其名曰資治通鑑又親製
序文炳若雲漢為章于天自然之功變化出焉臣嘗三復明
訓掩卷歎息以謂諸史所載數千年事文字繁多不可勝覽
寥寥儒寒生業專習一窮年皓首猶或昧陋仰窺聖作區判事
類數語之間盡史之要翕受以蓄德敷施而日新堯舜之所
謂稽古何以加此而況不忘謙抑俯比漢唐自謂於文宣太
宗無間然矣自餘治世盛王得賢之一體者皆有取焉至于
荒墜顛危之主亂賊姦宄之臣可觀可監無不悉論以著聖

聖

六卷

七

東

志蓋自 祖宗以來聖聖相繼稽古之學同乎一心以後述
先非一日之積也至于神考然後典刑之總會策績之淵林
底于成就繼而張之正在今日恭惟 皇帝陛下道隆業大
極本該末揆萬事而復乎一制羣節而適於變六經妙義既
自得於心術之微而於前古已陳之迹又盡心焉今經筵將
明而進讀之官尚循習舊例泛讀諸史文字繁複事實支離
不得其要未周于事伏望 聖慈特降 睿旨俟經筵日
令侍讀官讀資治通鑑以承 神考所以繼述 英廟經筵

聖學垂訓後嗣之意

元符三年上
時為右正言

上

徽宗乞觀無逸及漢文宣唐太宗事 陳 華

高宗舊勞于外作其即位不敢荒尊尊國久長為

後王法無逸所陳是也漢之與唐四十餘君賢而可紀者三君而已漢之文宣唐之太宗是也文帝年二十五三來自代邸而有天下後世恭儉之主莫有及焉宣帝年十有八興於民間而有天下後世勵精之主莫有及焉太宗年一有八舉兵除亂又數年而有天下後世納諫之主莫有及焉此三君者方其在外之時斯民之利病朝政之臧否耳聞目見皆得其實後雖深颺九重而考往驗今不忘整戒此其所以為賢也恭惟 陛下久處潛藩充養聖德亦如高宗舊勞于外春秋鼎盛曆數在躬亦如三君自外而入置無逸於座右採唐漢之所長則文宣太宗之事蓋有燦然可觀者矣 神考所謂吾無間然者臣愚願有稽焉

元符三年九月上時為中侍御史

程

六卷

八

知世

上 徽宗論宣取畫圖

陳師錫

臣伏聞今月八日有 聖旨宣取秘書省畫圖進覽格入神妙可以閱目非有補於盛德六經載道諸子談理歷代史籍祖宗圖書天人之蘊性命之妙治亂安危之機善惡邪正之迹在焉以此為圖天地在心流出萬物以此為圖日月在目光宅四海伏望 聖慈觀心於此則天地冲氣生焉注目於此則日月祥光麗焉唐以山水圖代無逸左右前後無所警戒動靜語默無所龜鑑社稷至於陵替不可支持臣聞心以道觀則正目以德視則明國壽可以不損天下可以不亂愚天之言智者擇焉願留 聖懷無忽

元符三年九月上時為中侍御史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七

若道門

帝學下親儒生

上 神宗乞擇經術耆艾之士以備顧問 錢勰

臣伏見漢制侍中左右曹諸吏常侍給事中皆加官多至數十人或得入禁中掌顧問應對唐制供奉學士以文學言語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納諫諍是皆人主所與燕見者也恭惟 陛下天縱之資專意經術遊揀臺閣未嘗虛授妙選名儒以備要近然皆外領事務日有官守之責未協盡規之義臣願 陛下益選其間經術通明有守不畏魁磊耆艾之士兼取該貫史學通知古今可以謀王體斷國論者優以清閑

一策

引之親近使專意討論以備朝夕燕見納繹顧問密勿獻替少裨萬一則與夫事已施行而使言事者論列利害彰於羣聽勢相遠而所益廣惟 陛下財幸 熙寧四年八月十一時 爲三司鹽鐵判官

上 哲宗論人主學問在擇人 彭 汝礪

臣聞昔者周成王即位始謀於廟其言憂深思遠慄慄惓惓若方隕淵墜谷所以求其臣甚至而羣臣進戒乃反覆曲折獨以學問爲先務其詩曰念茲皇祖陟降庭止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又詩曰維予小子不聰敬止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其君臣可謂知本矣是時周公畢公召公史佚實在左右前後伯禽唐叔實相與周旋而猶有管蔡之禍周之不亡者以此唐太宗取名儒爲學士者十八人如房

元齡杜如晦之類是也。番宿迭侍相與討論古今考前三之成敗雖間燕飲食皆與於是。在下之情無不達在上之失無不得。二君立為周唐賢君。古今事不同體當使內外左右朝夕所以輔拂之者咸備其要。則在擇人。苟非其人猶不如不為之愈也。元祐四年五月上時為中書舍人

上

哲宗論人主務學在親師友

彭

汝礪

臣聞治亂之幾在於好惡。好惡之端在於謹其始。其始正無所為而不為。正其始不正。雖有智力不能善其後。是以人主必務學。學莫大於近正人。陛下盛德至行得於天者甚厚。見於行事者甚善。此非臣下所能窺度深淺也。近侍進讀儒臣勸講見聞可謂甚博者。又在前列。忠良在後。其輔翼可謂甚

衆夫學者非徒出於口耳之謂也。聞乎其言將見於其行。得乎其心將見乎其外。今臣下所誦說陛下能昭然不疑乎。能沛然有所得乎。使誠無疑也使誠有得也。固甚善。若猶未也。是為名而已。是為觀美而已。今延英之對邇英之講。隔於內外。見有不得而久。限於上下。言有不得而盡。雖太皇仁聖所以擁護啓佑者甚至。然天性之愛不可以責善久矣。然則陛下退而與處者其誰歟。其使令者其誰乎。其婦人乎。輔拂之人寡。順從之人衆。學問之日少。安閑之日多。善或莫之告。過或莫之諫。臣甚懼。所以輔成聖德者或未備也。記曰。三王四代惟其師。詩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然則師友不可無久矣。然則如之何。曰。尊有道者。擇有德

不使邪雜論之士間別於其間聞言必慎言動使復
下之分勢盡君臣之區裏問以所疑而無隱情之所
欲而無間有善焉使必告告焉而必從有過焉使必諫諫焉
而必改如是而不堯舜如者未之有也惟 陛下言意無惑

元祐四年五月賜詔
中書舍人

上 哲宗乞召講官詢訪以進聖學 朱光庭

臣聞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周頌曰日就月將學有緝
熙于光明由此言之聖人未有不學而今于道也恭惟

皇帝陛下生知之性天縱之聖聰明睿智與日增新然而正
音孔子志學之年成王緝熙之旦彊勉學問則可以大就竟

之德矣臣愚乞 陛下每五日一次退朝之後清閑之燕

宮殿親發聖問詢訪人君之所先務古今之治亂

可以為法可以為戒者三五事同召執政大臣坐而論道自
後在三月為始如此則聖學自進君道日隆堯舜之德不難

至矣伏望 太皇太后陛下日勸 皇帝陛下專心聖道以

聖德 元祐四年十二月上
請為右諫議大夫

上 哲宗乞選端良博古之士以參諷議 曾肇

臣聞三雖美追琢然後成珪璋金雖堅砥礪然後成利器人
三雖自然之聖質必賴左右前後磨礱漸染所聞正言所

正然後德性內充道化外行以之知人則無不明以之
辦事則無不當故周公之戒成王自常伯常任至於虎賁綴

趨焉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必皆得人以為立政之本

穆王之命伯景亦曰命汝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文
修不逮遊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下至
西漢猶詔郡國歲貢吏民之賢者以給宿衛則虎賁之任也
出入起居執器物備顧問皆用士人如孔安國之掌誦壺箴
助朱買臣之專應對則左右攜僕之任也雖用有媿于古
亦一時之盛矣其後唐太宗平定四方有志治道則引虞世
南等聚於禁中號十八學士退朝之暇從容宴見或論往古
成敗或問民間事情每言及稼穡艱難則務遵勤儉言及閭
閻疾苦則議息征徭以至諷誦詩書講求典禮咨詢忘倦或
至夜分若夫軍國幾微時務得失則責之輔相悉不相干其
上下相與之際如此是以後世言治獨稱正觀惜其一時之

士不以堯舜三代之道啓迪其君故其成就止此夫以正觀
之治猶須招集賢能朝夕親近然後成功又況有志於其大
者豈伏惟 皇帝陛下聰明慈惠有君人之德沉靜淵默有
天下之度方且躬親聽斷勵精為治其志大矣臣謹宜於此
時遴選忠信端良博古多聞之士置諸左右前後以參諷議
以備顧問 陛下聽政之餘引之便坐講論經術諮詢治道
不必限其日時煩其禮貌接以誠意假以溫顏庶使人得盡
情理無不燭於此增益聖學裨補聰明漸染美善言累日積
循習既久化與心成自然於道不勉而中於事不思而得非
僻之習異端之言無自而入矣如是而施之任人則邪佞者
遠忠直者伸以之立事則言而為天下則動而為天下

於盛德豈曰小補之哉與夫深處法宮之中親近執御之徒
其損益相去萬萬唯陛下留意毋忽紹聖元年閏四月上
時赴瀛州過闕上殿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七

六
五

五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八

君道明

政體

上 太宗乞體貌大臣簡略細務 張觀

臣憑藉光寵備位風憲每遇百官起居日分立于庭司察不如儀者舉奏之因見陛下天慈優容多與近臣論政德音往復頗亦煩勞至于有司職官承意將順簿書叢脞咸以上聞豈徒褻瀆至尊實以輕紊國體况帝王之道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列於緝素垂為軌範不可不謹也若夫方今之急者匈奴未滅邊鄙猶聳陰陽未序倉廩猶虛淳朴未還奢風尚熾縣道未治逋逃尚多刑法未措禁令猶密墜典未

復封祀猶闕凡此數者朝廷之急務也誠願 陛下聽斷之暇宴息之餘體貌大臣與之商榷使沃心造膝極意論思則治體化源何所不至臣又嘗讀唐史見正觀初始置崇文館命學士耆儒更直互進聽朝之隙則引入內殿講論文義商確時政或日旰忘倦或宵分始罷書諸信史垂為不朽况 陛下左右前後皆端士偉人幸望端拱凝旒回視反聽釋循常之務養浩然之氣深詔近位闡揚真風上為 祖宗播無疆之休下為子孫建不拔之業自然成康文景不獨專美於昔時堯舜禹湯自可追蹤於今日與夫較量金穀剖析毫釐以有限之光陰役無涯之細務者安可同年而語哉 淳化二年

上 仁宗論治必有為而後無為 文 彥博

臣頃因奏事親聞德音謂古稱無為而治者必當先有為而致無為臣雖即時仰對曰虞舜垂衣而治者亦皆先有為而致無為誠如 聖意臣退而伏思曰 陛下有堯舜求治之心而臣愚無臯鼈致君之術夙夕悚懼啓處不遑又以奏對之際蹇訥未周謹尋前典所述虞舜之德著於簡牘仰塵鑒觀庶幾愚忠上裨聖政仲尼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夫何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先儒之解以為任官得其人故無為而治考於虞書則舜之始也流共工於幽州以其心狠貌恭足以惑世也放驩兜于崇山以其掩義隱賊黨於共工也竄三苗於三危以其貪冒食貨崇侈不才也殛鯀于羽山以其

頑嚚傲狠治水無功也四罪而天下咸服茲所謂去邪不疑而罰當其罪也於是詢四岳以謀政治闢四門以求衆賢明四目達四聰以廣視聽於天下命禹作司空以平水土棄為后稷以播百穀契作司徒以敷五教皐陶作士以典五刑垂作共工益作朕虞伯夷作秩宗以典三禮夔典樂以教胄子龍作納言出納朕命惟允既命以官因戒勅之曰各恭其職乃能立天下之功然後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幾咸熙茲所謂任賢勿貳而官得其人也夫明四目達四聰去四凶命庶官其勤至矣得不謂之先有為乎及夫庶績熙天下服垂衣裳正南面而已得不謂之後無為乎臣竊觀 史之載舜之至德也有大功二十舉十六相去四凶也十六相謂八

元八凱稷契臯夔之倫去四凶則朝廷無姦邪之黨矣十六
相則左右皆賢哲之輔如是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故後
世聖帝明王莫不勞於求賢而逸於致治勞於求賢則先有
為也逸於致治則後無為也恭以 陛下紹 祖宗之丕基
行堯舜之至化黜邪遠佞去四凶之志也求賢審官舉十六
相之意也然而一日萬務尚勞宵旰效乃臣愚不稱職之効
也臣以為方今之務正在謹守 祖宗之成法使爵賞刑罰
不失其當矣爵賞當則姦邪無功者不敢僥倖而希進刑罰
當則實近有罪者不敢請求而苟免紀綱正而朝廷尊號令
行而天下服如此則 陛下高拱穆清之中無為無事而與
堯舜比隆下視三代之盛矣 皇祐元年上時為集賢相

上 仁宗論不宜下行有司事 范鎮

臣伏見三司開封府居常以明有條貫事作情理輕重上殿
進呈及進入取旨又諸司事有叢脞微細者並皆奏聞乃是
陛下以天子之尊下行三司使及開封知府與諸司事皆有
司不能任責以至上煩 聖慮非惟上煩 聖慮又失為政
之要而虧損國體伏乞自擇今後三司開封府公事內有情
理輕者聽便宜行遣諸司事內有無條貫須至申明者許申
報堂安大臣參詳處分所貴責歸有司不至煩瀆 聖慮而
盡為政之體要 嘉祐元年正月上時知諫院

上 英宗論政要在擇人賞善罰惡 司馬光
臣聞古者興事陶質歌相戒以明良為美以惡取勝為非蓋以王

有奄有四海君臨億兆若事無巨細皆以身親之則所得至
寡所失至多矣古語有之曰察目睫者不能見百步察百步
者亦不能見目睫非不欲兼之勢不可也是以明王總其大體
執其樞要精選賢能任以百職有功者賞有罪者誅故處躬
不勞而收功甚大用此道也臣伏見 陛下自親政以來萬
精求治孳孳不倦未明求衣日昃不食雖大禹之勤勞文王
之懿恭無以過此然而政有不末事有細大舉其綱則萬目
張挈其領則衆毛理臣願 陛下先其本後其末急其大緩
其細擇人而任之此政之本也賞善而罰惡此事之大也
陛下當先察群臣之邪正與其材能之所堪然後思天下有
其事不治者當使某人治之其公忠勤恪功效顯著者勸之

四七

卷

四

以厚賞姦回惰慢無功敗事者威之以嚴刑如是則萬事無
不舉兆民無不安 陛下可以高 無為而名配堯舜矣至
於簿書之煩碎文法之微密錢 之出納體例之有無此乃
羣臣百吏之所守非 陛下所 留意也 陛下若捨彼而
取此則臣恐徒有大禹之勤勞而不獲其功文王之懿恭而
不見其治也臣之獻替為職遇 陛下勤政之初虛心求諫
此乃千載一時不教以細末之事煩汗聰明伏望 陛下深
思此道乃自古及今致治之大本勿以為迂闊陳熟之言
而忽之則天下幸甚

治平元年七月十一日
天章閣待制知諫院

仁宗論人君之職不當詳察細務 司馬

元首明哉朕躬良哉庶幾康哉

君明則百官得其人百官得其人則衆事無不美也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蓋言人君細碎無大略則羣臣不盡力羣臣不盡力則萬事皆廢壞也此二者治亂之至要也荀子曰明主好要闇主好詳明主好詳明王好要則百事詳闇主好詳則百事荒故爲人君者自有職事固不當詳察細務也然則人君之職謂何臣愚以爲量材而授官一也度功而加賞二也審罪而行罰三也材有長短故官有能否功有高下故賞有厚薄罪有大小故罰有輕重此三者人君所當用心其餘皆不足言也臣伏見 國家舊制百官細事如三司鞭一胥史開封府補一廂鎮之類往往皆奏聞崇政殿所引公事有軍人武藝國馬芻秣之類皆一一躬親閱視此蓋國初艱

難權時之制施於今日頗傷煩碎 陛下龍興撫運聖政惟新臣愚以爲宜令中書樞密院檢詳中外百司自來公事須甲奏取旨及後殿所引公事其間不繫大體非人君所宜身親者悉從簡省委之有司 陛下養性安身以專念人君之三職足以法天地之易簡致虞舜之無爲誠天下幸甚

上時爲御
史中丞

上 神宗論所急者近效所勤者小數 孫覺

臣近陳愚數願 陛下時御便殿召大臣或從官各以其類數人備進侍坐以講求治道因定國是興太平之功臣竊計陛下日力且不足矣何則 陛下御前殿復御後殿退則覽中外章奏而可否之往往至於暮夜大禹勤儉文王日昃不

寢食亦何以過此臣愚竊以謂此所急者近功而於遠圖或有所遺大道或有所蔽也上下因循其弊之積乃至於此臣聞祖宗之時躬於便殿臨試士伍短長之技角馬足之疾徐觀聖戒之精苦事出於權宜且一時之制也今天下承平百年紀綱法度有所未備顧但守祖宗一切之法而不知變則何以異於膠柱鼓瑟刻舟求劍哉臣以為若軍頭引見殿前司公事日至於便殿者可悉付之殿前司而責其課中外章奏有不足以煩聖覽者可令執政一人從官二人取奏日閱視凡可以付有司使之任責者不必悉奏也蓋古者致治必皆品式章程全具周密事出於有司非人主所宜親者一切付之而已以歲月考其成而加誅賞焉今有司無式可守故雖至細至易有司所宜任者亦須聖旨而後行尊者反任其煩卑者反任其簡紀綱倒錯未有甚於此者也臣願陛下詔有司約取唐式者本朝式一編付之有司求求遵用有不如式者以法從事如此陛下日力有餘矣及其間暇以與大臣從官講求治道按夫先後本末而行之則至治不難成衆務不難舉矣

熙寧元年五月
上時爲右正言供諫職

上 神宗論親決庶政

范純仁

臣伏見陛下即位以來孜孜求治親決庶政日煩主謀萬乘增宵旰之勤羣下負尸素之責君勞臣逸顛倒衣裘異天德不言而成虧聖人無爲之治又况人主詔令羣臣間而必

行萬機之多寧免一失先有司則不容差謬當職者得以經
繩出上意則事關論言爲臣者難於輕議行之寔又益少損
多蓋夫尊者當領其要卑者當任其詳尊卑之殊其職亦異
盡心謹職督察細事者有司之職也經國阜民選賢任官者
宰相之職也容載如天地廣大如江河魏魏蕩蕩無得而名
者王者之德也以卑僭尊則不恭而失職以上逼下則太察
而勞神故易稱黃帝堯舜曰垂衣裳而天下治又孔子稱堯
舜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詩稱文王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是皆簡易博大無思無爲之明効也惟聖心稽而行之苟若
反掌伏望 陛下察虞舜叢脞之戒思老氏清淨之言潛晦
聰明顯養 聖慮擇宰司而委以萬務謹庶長而責其成功

熙寧

卷八

七

廣聽納以導羣情察瀾言而安庶政大臣無不以此然多士
懷得職之喜愚智効力上下盡心自然端拱垂衣太平可致
熙寧二年上時知諫院

上 神宗論體要

司馬光

臣准御史臺牒伏奉四月二十日詔勅傳曰近臣盡規以其
榮恥休戚與上同也今在此位者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
關默而不言乃或私議竊歎若以爲其責不在已夫豈肯習
司 俗以爲當然其亦有含章懷寶待唱而發者今百度隳
風俗偷惰薄惡裁異謹告不一此誠忠賢助朕憂惕以弼
制政法救弊除患之時宜令侍從官自今視朕過失與朝廷
政事之關無有巨細各具章奏極言無隱意言善而不用朕

有厥外導之而弗言爾為不恭朕將用此考察在位所以
君之實明黜陟焉臣以驚下之拭目 仁宗皇帝時蒙擢在
侍從服事三朝恩隆德厚殞身喪元不足為報雖訪聞所不
及猶將披肝瀝膽以效其區區之忠况 聖意采納之勤督
責之嚴諄諄如此臣敢營私避怨匿情愛己不為 陛下別
白當今之切務庶幾少裨萬分之一耶臣聞為政有體治事
有要自古聖帝明王垂拱無為而天下大治者凡用此道也
何謂為政有體君為元首臣為股肱上下相維內外相制若
網之有綱絲之有紀故詩云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又云豈弟
君子四方之綱古之王者設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
元士以綱紀其內設六伯九州牧卒正連帥屬長以綱紀其外
尊卑有叙考身之使僭辟之使指莫不率從此為政之體也
何謂治事有要夫人智有分而力有涯以一人之智力兼天
下之眾務欲物物而知之日亦不給矣是故尊者治眾卑者
治寡治眾者事不得不約治寡者事不得不詳約則舉其大詳
則盡其細此自然之勢也益稷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
康哉言君明則能擇臣臣良則能治事也又曰元首叢脞哉
股肱惰哉萬事隳哉言君親細務則臣不盡力而事廢壞也
立政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謹惟有司之牧夫是訓
用違庶獄庶謹文王罔敢知于茲言文王擇有司而任之其
餘皆不足知也康誥曰庸庸祗祗威威顯民言文王用其可
用祗其可祗刑其可刑專則此道以示民也是故王者之職

在於量材任人賞功罰罪而已苟能謹擇公卿牧伯而屬任之則其餘不待擇而精矣謹察公卿牧伯之賢愚善惡而進退誅賞之則其餘不待進退誅賞而治矣然則王者所擇之人不為多所察之事不為煩此治事之要也臣竊見陛下自出視朝繼以經席將及日中乃還宮禁入宮之後竊聞亦不自閑省閱天下奏事羣臣章疏逮至昏夜又御燈火研味經史博觀羣書雖中宗高宗不敢荒寧文王之日且不食臣以為不能及也然自踐祚以來孜孜求治於今三年而功業未著者殆未得其體要故也 祖宗創業垂統為後世法內則設中書樞密院御史臺三司審官審刑等在京諸司外則設轉運使知州知縣等衆官以相統御上下有叙此所謂綱紀者也今 陛下好使大臣奪小臣之事小臣侵大臣之職是以大臣解體不肯竭忠小臣諉上不肯盡力此百官所以弛廢而萬事所以墮頽者也而 陛下方用為致治之本此臣之所大惑也臣微賤不得盡知朝廷之事且以耳目所接近日數言臣所知者言之其餘 陛下可以類求也昔漢文帝因陳平天下一歲決獄及錢穀出入幾何乎曰 陛下即問決獄責拜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必也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此乃宰相事也昔平者可謂能知治體矣今之兩府皆古宰相之任也中書主文樞密主武若乃百官之長其用人刑賞大政失其宜此兩府之責也至於錢穀之不充刑罰之不當此三司之事也 陛下苟能精選曉知錢穀之

私之人以爲三司使副判官諸路轉運使各使久於其任以盡其能有功則進無功則退名不能亂實僞不能掩真安民勿擾使之自富覲之有節何患財利之不豐哉今乃使兩府大臣悉取三司條例別置一局聚文士數人與之謀議改更制置三司皆不與聞臣恐所改更者未必勝於其舊而徒紛亂 祖宗成法考古則不合適今則非宜吏緣爲姦農商失業數年之後府庫耗竭於上百姓怨困於下衆心離駭將不復振矣且兩府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總若百官之職皆使兩府治之則在上者不勝其勞而在下者爲無所用矣又監牧使主養馬四園苑主課利今乃使監牧使不屬群牧司四園苑不屬三司提舉司則在下者各得專權自恣而在上者爲無所用矣 陛下方欲納天下於大治而使百官在上者不委其下在下者不稟其上能爲治乎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體也凡天下之事在一縣者當委之知縣在一州者當委之知州在一路者當委之轉運使在邊鄙者當委之將帥然後事乃可集何則久在其位識其人情知其物宜賞罰之權足以休戚所部之人使之信服故也今朝廷每有一事不委之將帥監司守宰使之自爲方略責以成效而施其刑賞常好別遣使者銜命奔走旁午於道所至徒有煩擾之弊而於事未必有益不若勿遣之爲愈也夫事之利害吏之能否皆非使者所能素知不免臨時詢采於人所詞者或遇公明忠信之人猶僅能得其一二或遇私闇姦險之人

則是非爲之倒置矣此二者交集於前而使者不能猝辨也
是以往往害事而少能爲益非將帥監司守宰皆賢而使者
皆愚也累歲之講求與一朝之議論積久之采察與目前之
毀譽精粗詳略其勢不同故也其有居官累歲而不知利害
臨人積久而不知能否或雖知利害而不能變更雖知能否
而不能黜陟此乃愚昧私曲之人朝廷當察而去之更擇賢
者以代其位不當數遣使者擾亂其間使不得行其職業也
又庸人之情苟策非已出則媚嫉沮壞惟恐其成官吏若是
者十常五六借使使者所規畫曲盡其宜在彼之日其當職
之人已怏怏不悅不肯同心以助其謀協力以成其事曰朝
廷自遣專使治之我何敢與知及返命之日彼必敗之於後

曰使者既謀而授我我今竭力而成之功悉歸於首謀之人
我何有哉此所以謂不若毋遣使者而屬任當職之人爲愈
也夫使者所以通遠邇之情固不可無然今之轉運使即古
使者之任苟得人而委之賢於暫遣使者遠矣若監司自爲
姦慝貪縱或有所隱蔽欺罔或爲部內之人所訟或所謀畫
之事未得其宜朝廷欲察其罪惡審其虛實判其曲直決其
是非然後別遣使者按之若按得其實監司有罪則當刑不
才則當廢豈有但已者也今每有一事朝廷輒自京師遣使
者往治之是在外之官皆無所用也使者既代之治事而當
職之人亦無所刑無所廢是只使之拱手旁觀偷安竊祿者
矣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體也今朝廷之士左右之臣

晉曰 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已太平之功可指日而致臣
愚竊獨以爲未也臣聞古之聖帝明王聞人之言則能識其
是非故謂之聰觀人之行則能察其邪正故謂之明是非既
辨邪正既分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故謂之剛取是而捨非誅
邪而用正確然無所疑故謂之斷誅一不善而天下不善者
皆懼故謂之威賞一有功而天下有功者皆善故謂之福今
陛下聰明剛斷則誠體之矣欲收威福之柄則誠有其志矣然
於所以爲之之道尚或有所未盡故臣以爲太平之功未可
期也夫帝王之道當務其遠者大者而略其近者小者國之
大事當與公卿議之而不當使小臣參之四方之事當委牧
伯察之而不當使左右覘之儻公卿牧伯尚不能擇賢者而

任之小臣左右獨能得賢者而使之乎若苟爲不賢則險詖
私謁無不爲已今 陛下好於禁中出手詔指揮外事非公
知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非次遷官或無故廢罷外人疑駭
不知所從此豈非朝廷之士左右之臣所謂聰明剛斷威福在
已者邪 陛下聞其言而信之臣竊以爲過矣夫公卿所薦
舉牧伯所糾劾或謂之賢者而不賢謂之有罪而無罪皆有
迹可見責有所歸故不敢大爲欺罔若姦臣密白 陛下令
陛下自爲聖意以行之則威福集於私明怨謗歸於 陛下
矣安得謂之威福在 陛下邪且 陛下鄉時中詔所指揮
者率非小事至於兩禁美官邊藩將帥省府職任諸路監司
此皆衆人之所希求治亂之所繫屬當除授之際竊恐未必

一一出聖志也若乃茲邪貪猥之人 陛下所明知而黜者
者或更改官而升資或不以復進用然則威福之柄果不在
陛下而 陛下偶未之思也以此觀之面譽 陛下聰明剛
斷威福在已太平可立致者非愚則諛不可不察也 陛下
必欲威福在已曷若謹擇公卿大臣明正忠信者留之愚昧
阿私者去之在位者既皆得其人矣然後凡舉一事則與之
公議於朝使各言其志 陛下清心平慮擇其是者而行之
非者不得復奪也凡除一官亦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舉所知
陛下清心平慮擇其賢者而用之不肖者不能復爭也如此
則謀者舉者雖在公卿大臣而行之用在皆在 陛下安得謂
之威福不在已邪 陛下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臣竊恐

以未得其要也夫三人羣居無所統一下散則亂是故立君
以司牧之羣臣百姓勢均力敵不能相治故從人君決之人
君者固所以決是非行刑賞也若人君復不肯決言使從謹
決之乎夫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國家凡舉一事朝野之人必
或以爲是或以爲非凡用一人必或以爲賢或以爲不肖此
固人情之常自古以然不足怪也要在人主審其是非而取
捨之取是而捨非則安榮取非而捨是則危辱此乃安危榮
辱之所以分也是以聖主重之故博謀羣臣下及庶人然而
終決之者要在人君也古人有言曰謀之在多斷之在獨謀
之多故可以觀利害之極致斷之獨故可以定天下之是非
若知謀而不知斷則羣下人人各欲逞其私志斯衰亂之政

也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
薄謀是用不得于道蓋爲猷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
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卑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此言周室之衰人臣不知先王之大道務爭近小之事人君
不能定其可否而事終無成也漢世國家有大典禮大政令
大刑獄大征伐必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議其議者固不能
一必有參差不齊者矣於是天子稱制決之曰丞相議是或
曰廷尉當是而羣下感然無有不服者矣今陛下聽羣臣
各盡其情以議事此誠善矣然終不肯以聖志裁決遂使群
臣有尚勝者以巧文相攻辯口相撓至于再至于三互相反
覆無有限極臣愚深恐虧朝廷之政體損陛下之明德

流聞四方取輕夷狄非嘉事也夫天下之事有難決者以先
下之道揆之若權衡之於輕重規矩之於方圓錙銖毫忽不
可欺矣是以人君務明先王之道而不習律令知本根既植
則枝葉必茂故也近者登州婦人阿云謀殺其夫重傷垂死
情無可愆在理甚明已傷不首於法無疑中材之吏皆能立
斷事已經審刑院大理寺刑部斷爲死罪而前知登州許遵
文過飾非妄爲巧說朝廷命兩制定奪者再命兩府定奪者
再勅出而復收者一收而復出者一爭論縱橫至今未定夫
以田舍一婦人有罪在於四海之廣萬機之衆其事之細何
啻秋毫之末朝廷欲斷其獄委一法吏足矣今乃紛紜至此
設更有可疑之事大於此者將何以決之矣夫執條據例者

有司之職也原情制義者君相之事也分爭辨訟非禮不決
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也阿云之事 陛下試以禮觀之豈難
決之獄哉彼謀殺爲一事爲二事謀爲所因不爲所因此苛
察繳繞之論乃文法俗吏之所爭豈明君賢相所當留意邪
今議論歲餘而後成法終於棄百代之常典悖三綱之大義
使良善無告姦凶得志豈非徇其枝葉而忘其本根之所致
邪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要也此皆衆人之所私議竊
嘆而莫敢明言者臣獨以受恩深重不顧斧鉞爲 陛下言
之惟 聖明裁察 熙寧二年八月上時兼翰林侍讀李士別都省

上 哲宗論寬猛二道

上官均

臣聞治天下有二道寬與猛而已寬過則緩而傷義政事有

聖

八卷

廢弛之弊猛過則急而傷恩官吏有避法苟免之患術雖不
同其蠹政害民一也自熙寧以來朝廷以法度整齊四方諸
路監司不能深明朝廷之意往往務爲慘核刻深之政郡縣
望風畏慄大抵以趣辦爲事類文具而無實不暇長計遠慮
以便民爲意而四方之民有憔悴愁歎之音此傷猛過急之
弊也自 陛下臨御數下德音務從寬大四方欣然仰戴德
澤然比聞諸道監司又不能明 陛下之美意妄意朝廷風
旨一切以苟簡縱弛爲事疲悞汗庸之吏視而不効紛紛紊
繆之政知而不察外以寬厚之名以要譽於一時此矯枉過
寬士大夫守義不篤之患也方 陛下講修百度以差役之
法行於四方尤在郡縣夙夜悉心以推行朝廷愛民之政若

急墮不舉委成於胥吏太守玩而不察監司視而不糾養成
媮墮苟簡之風天下之民必有受其弊者矣臣願詔四方以
寬不縱惡恩不傷惠之意若郡縣之吏庸惰不職監司太守
不加糾劾如朝廷遣使廉訪蘇軾頗有其實或風聞於上當
顯責以厲遠近庶幾按察之吏不敢寬縱郡縣之官不敢媮
惰人人警懼修職宣布 陛下之德澤以惠黎庶 元祐元年
十一月上時為監察御史

上 哲宗論聖人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

蘇軾

臣聞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能
自通大亂之極至於近臣不能自達故易曰天地交泰其詞

曰上下

卷一

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又曰天地不交否其詞曰上下不交而
天下無邦夫無邦者亡國之謂也上下不交則雖有朝廷君
臣而亡國之形已具矣可不畏哉臣不敢復引衰世昏主之
事只如唐明皇中興刑措之君也而天寶之末小人在位下情
不通則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全軍陷沒於瀘南明皇不知馴
致其事至安祿山反兵已過河而明皇猶以為忠臣此無他下
情不通耳目壅蔽則其弊必至此也臣在經筵數論此事 陛
下為政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群臣接然天下不以為非
者以謂垂簾之際不得不爾也今者祥除之後聽政之初當以
通下情除壅蔽為急務臣雖不肖蒙 陛下擢為河北西路
安撫使沿邊重地此為首冠臣當悉心論奏 陛下亦當垂意

聽納 祖宗之法邊帥當上如以面辭而陛下獨以本任闕官迎
接人眾為詞降旨拒臣不令上殿此何義也臣若伺候上殿不過
更留十日本任闕官自有轉運使權攝無所闕事迎接人眾不
過更支十日糧有何不可而使聽政之初將帥不得一面天顏
而去有識之士皆謂 陛下厭聞人言意輕邊事其兆見於
此矣臣備位講讀日侍帷幄前後五年可謂親近方當成邊
不得一見而行况踈遠小臣欲求自通亦難矣易曰天行健
君子以自彊不息又曰帝出乎震相見乎離夫聖人作而萬
物覩今 陛下聽政之初不行垂乾出震見離之道廢
祖宗臨遣將帥故事而襲行垂簾不得已之政此朝廷有識
所以驚疑而憂慮也臣不得上殿於臣之私別無利害而於

王女

八卷

十一

聽政之始天下屬目之際所損 聖德不小臣已於今月二
十七日出門非敢求登對然臣始者本候上殿欲少效愚忠
今來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便廢此言惟 陛下察臣誠心少
加采納古之聖人將有為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
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不過數年自然知利害之真識邪正
之實然後應物而作故作無不成臣敢以小事譬之操舟者
常患不見水道之曲折而水濱之立觀者常見之何則操舟
者身寄於動而立觀者常靜故也突甚者勝負之形雖國工
有所不盡而袖手旁觀者常盡之何則突者有意於爭而旁
觀者無心故也若人主常靜而無心天下其孰能欺之漢景
帝即位之初首用晁錯更易法令黜前諸侯遂成七國之變

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終身不敢復言兵武帝即位未幾遂發用兵鞭撻四夷兵連旣結三十餘年然後下哀痛詔封宰相為富民侯臣以此知古者英睿之君勇於立事未有不悔者也景帝之悔速故變而後安武帝之悔遲故幾至於亂雖遲速安危小異然比之常靜無心終始不悔如孝文帝者不可同年而語矣今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虚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為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為期俟得利害之真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上下同享太平之利則雖盡南山之竹不足以紀聖功兼三宗之壽不足以報聖德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為惟憂天蚤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又聞卷之八為政指用藥方今天下雖未大治實無大病古人云有病不治常得中醫雖未能盡除小疾然賢於誤服惡藥觀萬一之利而得不救之禍者遠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輒進此說敢望陛下深信古語且守中醫安穩萬全之策勿為惡藥所誤實社稷宗廟之利天下幸甚臣不勝亡身憂國之心冒死進言元祐八年九月上時知定州朝辭

上 徽宗乞通下情防太察

江公望

臣聞人君明目達聰所以通下情也前後有旒左右有纁所以防太察也大察則聞人之過下情不通則不見已過聞人之過則姦生而刑滋不見已過則心塞而禍萌此周之厲王以

時日而君亡漢之國宗以

興難或真意不過以平

補此一醜京非之俗才

度海內為家而為京非

切罷去天下聞之會就

風俗向厚比聞稍稍復

人為耳目十人之中一人又

言對千百人妻夫婦醜詆之

隱扶伏何所不至人人踴

敢信目不敢注視三不敢直

吳王孫權用呂壹章奏罪

罪以作威權步騭力詆其非

緣銜命不務奉公利在

聰不達威柄潛移刑及無辜

過之所致也老子曰察見淵

召也 陛下豈不思畿甸之

能使之昏昏不喻朝廷之所

議 陛下政事乎既不可

以為明哉語曰天下有道庶

也伏望 陛下以道御天下

循吳之故轍而不知輩彼

世為不誼之平願獻議

明而遠亂也羅

致盜詐出於不備

為之猶可差矧以天下

平 陛下即政之三日一

張膽人人自安告訐不長

通為七十人一人量以十

人為之散手通途求卷不

原想博之語增情節狀

合疑慮親戚不敢誠朋友不

此定非清世之美事也昔

不必聞深察醜詆排陷無

深覺悟尚早蓋小人因

勢杜絕人口公然作過使上

睜萬自由聞人之過不聞已

有不祥以祭為明是誠不祥之

陛下之民乎人各有心

人各有口能使之默然不

何獨察察於輦轂之下

議信乎有道不可得而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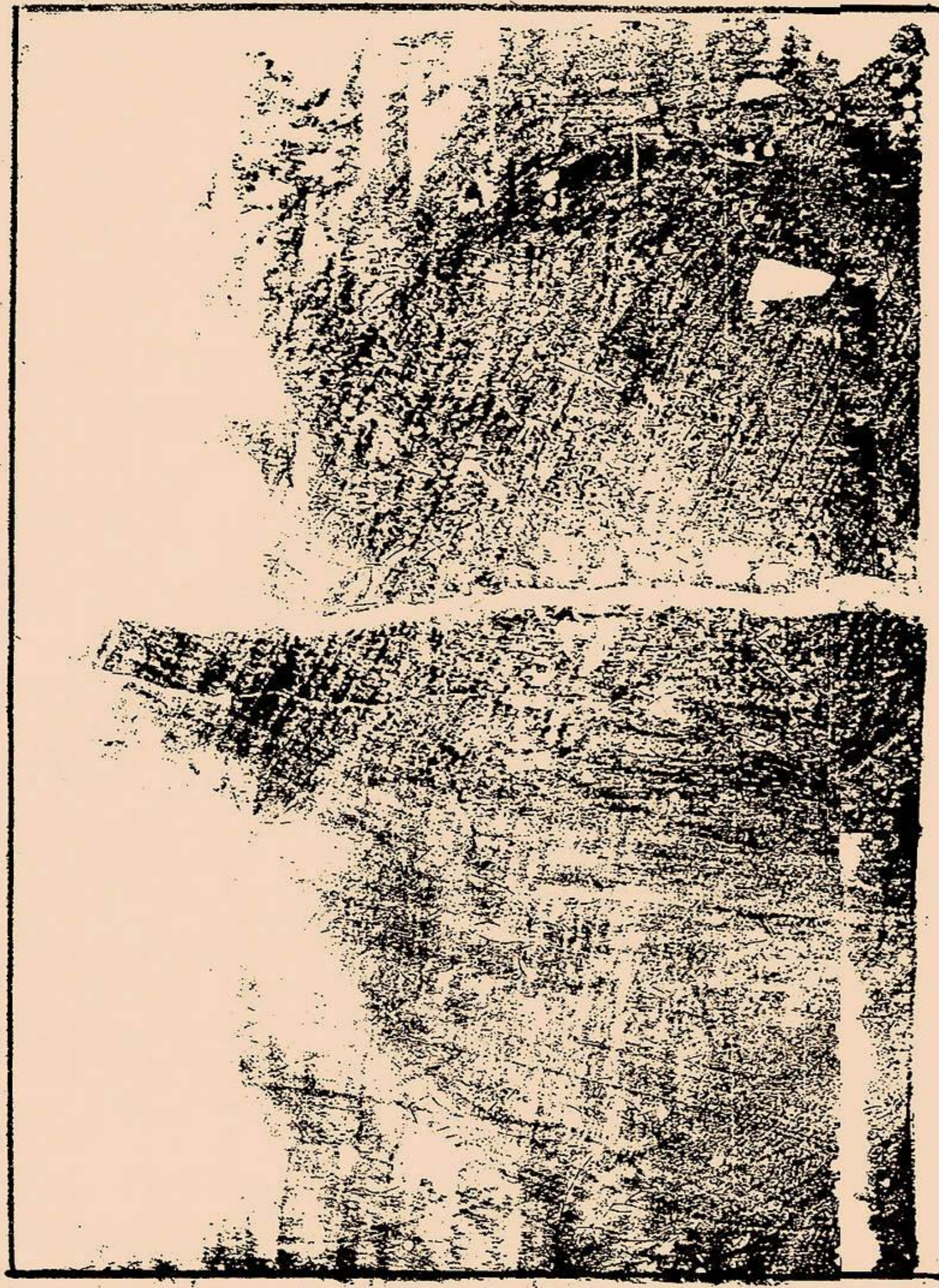
湯然不疑無得而議何為

言以誅壹章就謂陛下

信額人數一切罷去除禍

者必鋤其根植福者必封其
無請首有額而不可去也其
根尚存枝葉他日復生矣不
察建中時為左司諫

國朝諸臣奏議錄甲集卷之六



二十

辰

